



A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

右螭奏議

直前劄子 端平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臣頃以遺補官從駿奔後忽都明裡雷雨之異不勝
言責失戒之憂陛下既不忍加誅又引以自近遂得
日侍均陛備見天顏憂勞五旬之間宰衡虛席九重
凝慮于上百辟攢眉于下妖狐嘯鬼跳躑天昏日時
憤悶非不能直前一吐而在廷應詔之臣言之頗有
中者臣日望之陛下庶幾聽之迺者趣召新揆四輩

方行像圖舊臣陞正元寧宜中外之相慶聿相權之
有歸距非今日一大机括乎然癸巳置相之初一机也
而以輕舉壞乙未並相之初又一机也而異同壞今
也改新元起諸賢敕責百官詔旨峻厲以示滌舊圖
新之意故善用此机者今日也不善用之犹前日也
况今之机尤有急于前日者乎自紹定之戊子至於
癸巳江閩大擾而邊無強敵也中間雖有蜀之警方
動而旋息自端平之甲午至于今日乎

又

臣頃入對恭聆陛下責群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
為欺罔者有之背公營私者有之豈不以國用匱兵
籍虛將材之未聞敵理財之實計畫強兵之實策薦
一校之實材此非諸臣而誰責而群臣又切：然望
陛下曰綱常幾泯布粟之謹不解恐蠶氣之未散兵
端輕動輪臺之悔不聞恐怨氣之未洗北司恬罷南
陽手故恐謗聲之未消自汴洛喪師京城失伍之後
每更一變上下相誘廢日力違事机至于今極矣然
下之所以望乎上者皆所當為而其事甚易上之所

以責乎下者皆所必為而其事則難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而責群臣以所難哉今內外之事急矣不知禍變何為至此極也所以回天心感人心者独非當為之事乎為陛下計莫若明出二詔布告中外其一則開陳即位之初心全復友睦之美意前愆往謬各正主名緩亡拊存曲尽恩渥對越祖考可以慰答列聖之灵則天心悔禍矣其一則深懲與兵之昨非具述感地之天痛戒諭諸閭當若同舟勞苦將士俾如扶孺號召蒙傑顯罷和議使有不與虜俱生之志則

人心思奮矣必如間閔草昧而無為平世之規模必如筆簞籃屨而毋事太平之盛觀謀必公之外庭則掃除戶內者無所投其巧矣聽必廣之疏遠則黃鵠近親者無所售其私矣此在陛下一轉手間直易耳耳明白洞達布之海內而無愧感動天人之机豈不在是然後大會群臣而語之曰財以何術而裕兵以何策而強將以何道而擇給之筆札如慶曆之開天章閣極其議論如淳熙之對選德殿置國用一局使曉暢財用長子心計者居焉置邊防一局使明習兵

事孰與地形者與焉凡今之所難者使之朝夕講求
焉商榷焉可也且將材以多事而見今可為多事矣
而將材未之見何也若夫合諸屯之伍符而考數軍
實則兵精而財有餘以出戍之生券而執募邊勇則
兵倍而財不省此策非有難行者而施之兵刃交接
力不暇給之時則衆疑其難矣亦豈容畏其難不為
之哉今而曰必敷勢稍寬而後可言治兵可言儲將
必事會稍紓而後可議節用可議救楮然陛下何修
而得其寬且紓哉必有以感人心而後庶幾

得之此臣區區之愚深望陛下為其易而使群臣當
其難也群臣亦何能之有不遇憑藉祖宗之積累蒙
賴陛下之福德殫竭智慮有死無二或足以康時也
而延國脉也雖然今之所謂易者在陛下一心耳播
告詔旨豈空言哉臣嘗觀漢文帝賜尉佗書其言質
實無少回護首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以王侯吏不
釋之故不得不立帝蓋自明其即位之初心而無所
諱故佗亦感服粵患遂息又嘗觀唐陸贄草與元詔
德宗許以不必避忌有曰天譴而不悟民怨而不知

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帝蓋自言其召戎之大悞而無
所掩故悍卒感泣致難遂平聲音之於化人未矣果
出于中心之真未有感而不化者苟非其真雖日下
一詔無益也臣願陛下翻然感悟毋為虛利害所撼
洗然更新毋為小補綴所牽作遠孽罔毋至決侍臣
之去留裁抑近屬毋重煩諫臣之論疏是机也苟善
用之則人心可悅天意可回凡兵財等事庶可徐就
吾之條理矣方危机交迫悔改已遲若遲而又遲一
旦尾解雖人主汲、修德百官皇、修政祈衰于宗

社請命于上帝已無所及自古危亡之極豈其國之
君皆失道臣皆失賢哉蓋其由來漸矣此臣所以痛
哭流涕為陛下告也當至憂臣辱之時而臣力不足
以執干戈謀不足以獻帷幄朝驚夕悸思效一得而
忠愛陛下者止於如此愚慙無補祈去未俞惟陛下
察其誠而採其言則宗社幸甚哀其愚而聽其去則
小臣幸甚

直前劄子

嘉熙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目覩近證外潰內虛有病無醫孰扶孰救乏材之

急非独陛下憂之蓋通國所共憂也雖然豈必借異代之材而慨想不同時之人哉天之生材自足世用民望所歸則其人也蜀許靖何人犹不忍以時望棄之况于望實俱學者乎國家盛際以望用人具有績效班班青史比其壞也以望沮人非沮其人也沮自人之心也蓋自符紹竄逐崇觀廢銅至于故宣極矣擅國者惧時事之將潰尚能以名望召揚時諸人用之先儒朱熹謂若早用其人猶可救得一半蓋惜其用之晚也然觀是時元祐諸賢多埋瘴窟四海人物

惟有陳瓘南都鐵壁惟劉安世所以繫天下之望者此二人耳使當國者忘其忌而授之政則靖康元二之屯必不遺萬世恨也今天下之材皆佞遠奔斥之僅存者嘉定以來三十年間權魁完恃極力鋤剗僅能成就德秀了翁二臣之名而已冰山見覩二臣迭召當其改絃之初使亟坐其一於燮調填撫之地垂紳搢笏豈不足銷壓氣萌而召之稍遲天又奪之其將誰尤使亟實其一於謨明弼諧之地偉識宏議豈不足參定廟筭而召之益遲事出倉迫強俾視師以

至流落孤寄于大江之濱是誰之咎二臣學同志同
其所以不同者和氣美氣分剖有寡寡耳愛護保惜
独非主張人才者之責乎國難至此徬徨之使陛下
當饋太息犹且明詔中外博採材識雖細不遺若夫
三十年劫火不燼之精英一既為天之所奪一復為
人所沮豈不大孤海內之望也近者帥越之命下見
者舉手相見者失色相視謂有遠外之漸矣而俄又
有甚焉此非陛下意也其沮之者誰歟每視除目當
取當限是非顛倒聞者驚愕若果有之世事可知而

蜀糜爛百萬為魚其繫西南之望者如臣稟之老成
俾就開宣閩宜矣若了翁者獨不可留為朝廷重乎
借曰經制西事豈必身去廟堂哉况今巨姦大黠旁
睨側視犹有駕言羊城老臣之荐以欺衆援進者竟
以物議喧譁而止其說曰是小有才也是天不絕惡
之仁也而當世之所謂善人吉士負一代之望者反
以小有偏棄之豈天所以生賢佑國之意耶抑臣又
有憂焉望非一日之能積也修於下而扶於上小者
養其氣大者全其節風流接續國終賴之端平用賢

漸失初意昔進今止令人短氣獨一言路雖沮不屈
有齊南史相繼之風存此一脈亦天所以佑吾國也
向者臣清叟以直去中使宣留至煩再遣同列留之
給舍留之侍從經筵之臣留之猶稍有本朝盛時上書
俱賤交疏留行氣象曾幾何時臣範以直去既席藁
私室笑又出關笑又絕江笑盈庭嗟惜視前有加然
而內靳遣留之使聖意日以異外乏交留之章士氣
日以靡朝野觖望有識深訝矧今西府亦曩言官指
摘輔臣見瑣風力臣昔所教今反以眷留苛挽欲去

不能其勃鬱當何如三院寧幾人其絕江者未必可
回其猶居職者冬閉閣求去月紙不書臺綱蓋廢南
臺惟一人之謠興絕市無臺官之諺起此何景哉祖
宗朝臺諫之議輔弼未有不行其言其間有兩去者
無兩存者及其既去而皆還既還而交懽不失其為
皆賢故實其在也况當國勢綴旒人心解尾之時人
才之消歇既無以表其望言路之裡塞又無以養其
氣大臣之進退未定又無以全其節強寇闔門室內
交關為主人者坐視莫決納侮四夷傳笑萬古深焉

國體惜之臣愚欲望陛下仰稽家法旁採人言表人
才之望而尽其用還言路之氣而旌其直全大臣之
節而亮其心區處得宜大懼衆志則朝綱整肅國脉
安強內可以弭姦杜邪外可以折衝禦侮矣臣前日
見範去國兩旬憂悶抗疏不勇昨日聞了翁事憤激
援筆不能待旦此非臣之言也在廷之言皆然獨臣
日侍清光不敢不直言一吐臣頑鈍無恥當去而留
前愧臣清叟後愧臣範頃者敷對自請叢祠至蒙玉
音俾之且待今再閱月矣惟陛下哀憐而聽許之臣

不勝跼蹐俟命之至

宋寶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

西掖奏議

繳奏董琳差知徐州錄黃

臣竊惟疆場多事武夫典城權也使其勇足以保境
智足以衛民雖奴如季布僕如衛青用之無害也若
董琳則廝隸中之號為無能者依人濟事驟致富貴
但能掠奪資財以媚舊聞奴顏也選造語言以間兩
帥奴唇也去歲求制檄入閩欲以沐猴之狀夸閩里
而凌轍之猶曰小人無知耳其實害及民則多招無

賴奴奪民舟而三山之人思食其肉所過海郡公肆
剽掠而四明之城幾至盡閉蓋其假挾聲威罔藉貧
下真奴才也昔制臣嘗數其罪矣又臺臣嘗暴其惡
矣今除之為郡最閼風塞使得素有氣節稍識義理
者守之猶庶幾效死勿去之意如琳之間兩帥則不
知有主擾平民則不知有鄉而望之以死封疆衛社
稷萬無是也以歐陽修所臨之郡不幸而使腥臊鋒
鏑者掛名其下又不幸而使庸奴如琳者繼之豈不
重可歎哉欲望睿慈將琳寢罷新命姑仍本職別選

材智以保滁城不勝邊方之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

繳奏戶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
西安撫使趙興權奏火災乞削奪竄序奉
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錄黃

臣聞有大变故必有火德創有大德創必有火更張
本朝以火德王建炎中稷驛錢塘當其盛時七十餘
年行都漘冷土氣尚厚火性亦順其久也功化薄而
明典昌寢不及齒聚蕃而華典偽交相感先皇登位

八年而有嘉泰辛酉之災蓋一集土矣既而不復災
陛下亦八年而有紹定辛卯之災又一焦土矣豈容
更復災改元嘉熙議者欲以扶炎運之隆而失性轉
甚乃夏五月延燎之家四萬七千有奇而邸第官舍
營寨寺觀不與為暴露之民為口二十九萬三千有
奇而斃與虐焰者不與焉辛卯距辛酉猶三十年民
漸忘其塗炭之苦矣今夏距辛卯秋逸六年耳創尚
新痛未定何以又堪此禍市三日哭不足紓哀力薄
氣隳地幾不勝載矣此識者所素憂而言之今尤岌

岌焉凡闡闔之區富饒之室京邑所密恃以為緩急
根本者一炬不留豈不貽識者之憂乎豈不烈於辛
卯之禍乎此正陛下深自悔艾艾責之日也避殿之
札求言之典賑恤之政無不舉行辛卯故實独未聞
有大舉措有大施為足以懌答人心過於辛卯者曩
權相與之輔弼猶知自為殿步之與帥漕猶皆
一切易置今日且半矣晏然無以異於常時但聞大
臣累疏避位帥臣累章待罪今日曰不允明日曰不
得再有陳請而已不惟不加罪而彈壓與扈衛之臣

亦得同宰士樞掾並賜金馬其說不過曰禍雖烈於
前而太室無恙也然則彼四萬七千有奇何辜焉孟
軻曰民為貴社稷次之非民則廟社何所依而存此
聖賢分明條貫也少知此義者亦可以愧矣辛卯帥
臣林介罷曰謝太室也辛酉帥臣趙善堅罷時太室
亦無恙蓋謝百姓也三紀之間火災者三其二易帥
此先朝典今日的切證例也今何独不然况其禍比
辛卯尤烈少知此證者亦可惕矣故臣於典權待罪
之章見其懇切刻至勤未嘗不歎帥臣之能知恥而惜

朝廷之不知權也典權頗亦潔修疎財輕施人所共
知不幸而遇非常之變抗疏自劾至于再三今轉徒
之民敢於怨怒驚擾之衆易以動搖必須精神奮發
規慮周密有以鎮壓其心作新其耳目而強護之欲
去未能之身難矣臣愚望聖慈速賜區處勅從所請
俾還橐班亦少見重民所以重廟社之意毋使或者
謂懲創更張不惟不能過于前而反有不及者乎當
使凡為臣子者皆宜引咎知恥况其責有大於帥臣
者乎以隆尊綦貴枕深挹厚損方汲：焉修實德行

實政之不暇匪徒田疇一憂心足以惧灾也出一善言足以退舍也若燮調之地尤責望所叢更迭出關旋入治事一表一卷至三即休夫既寐然畧無施行毋怪現者指為礼數何以回天謹何以塞民怨恐非止禍之道臣曰侍威顏目覩矣交抃時無策愧見都人亦當在削奪蠶斥之科席藁埃誅不勝墮越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奏御筆李子道卸雲從應詔論事文理可

來並特補將仕郎錄黃

臣聞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心必求諸道伊尹為萬世人君立聽言之法惟此二語蓋人言交至之初孰不喜順而惡違然而未遽喜也未遽惡也必歸而求之道則順者未必愛我而違者未必非愛我也乃夏五壬申癸酉灾京邑半燬求言有詔謀及臣民亦足見陛下側身修行舍己達人之盛德矣扣關不知其幾人獻策不知其幾說但聞有所謂臨安府類申學生李子道廣南額外攝官卸雲從者特勤宸札拔之衆中授以初命中外愕眙欲見三書不可得

比數日來傳者始謂子道有援引齊唐之說雲送有
假借春秋之說道路之言或得以窺窺聖意而愚臣
臆度以為誦鑒精明必不出此也自唐人以家事何
預外人之語過絕人言醞成禍本本朝家法正大明
白戶庭之事與衆公之議濮園之事請立國本之疏
國史班之可覆也恭惟陛下以藝祖之子孫受寧考
之付託薄海內外悉主悉臣十有四年于茲蓋天命
之有歸人心之共戴也若夫一宗藩之淪謝使蚤出
聖衷稍為徑紀不遇一常事耳奚至人言紛紛不已

遂為今日一大議論彼類封人田履郎以片語感寤
曷嘗費辭哉此六群臣之罪也閭閻小民其有家道
浸衰病証交急必及思內省冥冥之中得無猶有愧
負者乎醫藥之外不廢悔改愛家全身之道不待不
然况國乎本朝以忠厚立國富強不及前代雖變故
間興而繇之絕所恃者天也今之未盡合乎天者
此特其一耳議者謂此事既奉立可回天立可弭禍
或指以為儒生之談然置此不問于人理終有欠缺
恐天亦未易回而禍亦未遽弭也故臣以為兵弱而

上感財匱而國貧將帥乏而人材衰歇皆今日大患
所當上下日夜相與汲之圖之然亦宜審措服人心
修為合天理真意實德既無一虧少於其內而後聞
鉞之臣今胄之士得以殫智竭勞於其外上天悔禍
宗社垂祐守固戰克而和可成兵息費省而國為吾
國矣內之修外之助也來徵治外遣戍勞役事也天
保治內大率皆人倫事君臣兄弟朋友皆與昆夷獫
狁古人豈若是之迂執孔孟以來儒者所以舌腐唇
敝以植世教而扶世治者亦只此方法自夫論事而

不論理計利害而不計是非設為危險之言陰肆脅
持之術其始皆左右檢人耳今僭紳大夫或有從而
和之若天人不相聞而內外不相為謀者聖賢救世
之防始決於此豈不可惧世豈有理外之事是非外
之利害執今之窒礙特一關耳此關一透疏明洞達
矣愛復還天必悅人必服繇此漸弭諸禍豈復更生
一疑是則真善計利害者豈若常人淺之計帝王
之見與常人之見不同此臣所以深有望于陛下也
昨者剽聞陛下嘗許大臣以改營其宅北笑災變儼

來事及未奉群臣不能仔細徐將順言之或傷乎激遂
使異論創興而寡人寒士揣摩以希必合恐喝以覲
必聽彼豈真知陛下友睦之本心哉今及逆而官之
是本心終無以自明于天下矣若以彼為真愛已也
則向者德秀諸臣之愛君曾二人之不若歟廣謀遠
衆善鈞逆衆通國之人亦衆矣豈有通國皆誤陛下
而二人獨為愛歟然則聽其言之違順孰若求其道
之是非也當章獻太后垂簾時有方仲弓者乞立劉
氏七廟后擲其奏于地曰不作此負祖宗事當濮議

既定後有范杲顏者復唱稱親之說神祖出其疏命
講讀官斬之於是言者論其矯誣徑義綠飾姦言當
岐王尚居禁中之日有章辟光者請出王于外神祖
批示中書曰辟光小人離間至親而中丞呂誨乞以
其疏付外治罪此三小臣者不過妄揣上意以規富
貴耳而祖宗篤叙倫紀不為姦愴動搖且以所言質
之公論或監遠州稅或降下縣尉求合而忤求陞而
斥然後見列聖之威斷過人且又觀清朝之名器不
可詭謀取也彼已仕者猶抑之不使進而况未仕者

欲挾邪以僥倖得乎今邊方孔棘戰士暴露聞有妄
男子以近合得官之易緩急之際將有誣甲於鶴者
矣臣愚欲望睿慈深入聖慮亟收一札明出二書付
之外庭參定可否果議論之無取豈爵命之可輕庶
足杜冒濫之萌抑亦絕姦回之漸臣自知方命屢觸
雷霆然獨有寸忠可白天日苟以愛君而護罪則雖
九隕而不辭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宋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

進故事

端平三年十月上進

端拱元年二月上謂戶部使李惟清曰朕嘗讀漢書
賈誼傳夜分不知其倦誼當漢文帝時天下始平指
論時事尤為激切至云長太息堪慟哭者蓋欲感動
人生不避觸鱗真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亦有似
此人者否

乾道三年九月吏部尚書陳俊卿進對奏自古惟有

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貞觀之治上曰朕每讀
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刻不樂人言未嘗
不鄙之退御經筵命講讀官稍前曰朕雖無大過豈
無小失卿等不聞有所規諫若只備位非所以望于
卿等

直言非人臣之利也其拳、忠君愛國之意實發
焉和悅以受之犹恐其有所畏况可拒之乎委曲
以來之犹惧其有所隱况可疑之乎我太宗皇帝
讀賈誼傳取其太息慟哭之忠進戶部使向語之曰

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孝宗皇帝讀唐太宗事慕
其導人使諫之風命讀講官稍前曰卿等不聞有
所規諫何也讀前史而感慨呼臣工而丁寧嘆其
無此人其愧恥之者深矣貴其無所諫其激發之
者至矣故端拱咸平間田錫之輩出軌道淳熙間
王十朋之輩出如錫十朋輩忠愛根於所性固不
待於愧恥激發中人之性則不能無待也自夫進
諫者之不力始而銳中而疑徐而婉迨其怯也以
激為諱矣自夫受諫者之不樂始而聽中而容徐

而玩迨其厭也有拒焉而已矣其臣得無愧於賈
誼其君得無愧於太宗乎然則為人臣者當竭其
忠愛之實而毋以陰拱默視為便為人君者當察
其忠愛之實而毋以取名賣直為疑主聖臣直此
治世事此祖宗家法也故臣恭陳二宗寶訓以裨
明目達聰之萬一

十一月十一日進

漢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詔以御史大夫石
慶為丞相時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

宛中國多事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
峻法視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於慶；
醇謹而已唐武宗立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
治夫輔相有欺罔不忠者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
故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
雖姚崇宋璟不能踰至李林甫秉權十九年遂乃禍
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

李德裕傳

熙帝載而宅百揆詔玉柄而馭群臣此右大臣事

也後世以中書為政本所自出之地謂之禮絕百
僚也任之專信之篤非固假之柄以寵其人也所
以尊朝廷嚴治本也非其人則去之亟而位則不
可虛也故未有其位虛與夫非其人而充位亦無
仁賢則國空虛之謂元氣虛則外邪乘之國虛之
時此識者之所驚而憂而群小之所喜而舞也漢
武帝中年相趙周免石慶代之慶不能關決而事
多出于九卿唐武宗初年李珣貶李德裕代之德
裕謂政無他門而治必本于中書蓋周之免可也

而九卿則不可雜進以用事珣之貶可也而中書
政本則不可不專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宗子不
能以獨治其家必委之家相之權不專而豪奴
悍婢皆捷出以投其罅則家政弛矣人主之相任
亦然雖然擇相誠難也亦不可厚誣天下以無人
武帝各相慶而實任九卿慶誠不足任然帝之時
猶有可議者仲舒不相天下至今以為恨使其舍
慶而相舒豈復有九卿用事之失德裕謂開元輔
相率三考輒易而治及用林甫十九歲而虜然德

裕之語猶有可議者年九齡相林甫天下至今以
為惜使其以林甫之歲月為九齡之任用豈復有
政出多門之憂此擇相不審任相不專之明驗也
然則天下之權付之一相而聽其所為乎曰事政
法中出宰相行之其失則臺諫議之給舍執之此
本朝家法眎歷代最善當其治則宰相賢而給諫
亦皆得人相猶不得行其私况出岐乎故政出于
中書而旁蹊盡塞世以重臣目之其不賢則給諫
相與攻而去之又其甚不賢而給諫皆其私人矣

故政雖猶在中書而公私雜行世以權臣目之蘇
轍曰重臣與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以此觀之
相賢則給諫必賢而百官莫不趨於賢故曰人主
之職論一相

嘉熙元年正月上進

景德元年契丹入寇上既定議北征群臣有以奉金
陵之謀告者寇準曰群臣怯懦無知今虜寇迫近四
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
登輿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

其勢雖金陵亦不守至矣上意遂決虜衆澶州其統
軍捷覽將精銳為先鋒我軍以林子弩射捷覽中額
死虜大挫劔退却不敢動

紹興十一年虜主亮恃其強暴欲渝盟犯塞至是遣
其臣來賀天申節因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
議事時朝論洶湧人情皇惑上意雅欲視師於是宰
執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
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百倍願分三衛禁旅助襄漢
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上深以為然冬十月下詔

親征時侍制魯彘病聞或者欲遣使詣虜以緩其來
即上疏曰遣使請和終無小益而有天害為朝廷計
皆當嘗膽挑戈事務節儉徑武整軍之外一切置之
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是月亮敗于采石竟被殺並
見國史

兵凶戰危挑異類以輕動者非也國不競六陵賈
強敵以求靜者亦非也昔者之輕動國人自非之
冒其非而用之其悔不可追也今退而守吾圍而
猶敢於亂常于紀逼我太甚則國人交怒之矣乘

其怒而用之則吾之弱有可使強之理靜而可賈
何憚不為彼狡焉巨測突如其來獨不可於危中
求存死中求生乎昔景德中契丹入寇國中地震
群臣有以禱吳韋蜀之說進者獨一寇準建有進
尺無退寸之議而真宗之意遂決我是以有澶淵
之捷當紹興末逆亮敗盟朝論洶湧或者有以遣
使款虜之說進者獨一二宰執倡有進無退之議
而高宗之志遂定我是以有采石之捷使真宗而
信避虜者之議則欽若爭為愛君而寇準為韋勝

矣使高宗而從款虜者之議則或者為得計而宰
執為輕奪矣蓋人主不可無憤怒自強之志也立
志之不強而反奢虜之強則和之說得以自詭矣
雖然和豈易成哉不能戰而能和前未之聞也捷
覽之死而後有景德之和逆亮之死而後有隆興
之和不然虜果何所創而甘心言和哉若夫金甌
之缺未還赤子之痛未定乃欲忍恥以事仇虜此
蓋立志之不勇也準之言曰六軍心胆在陛下身
上紹興間馮時行亦曰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

天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然則國人之心膽
與其進退勇怯皆在人君之身非特國人也三百
年之宗社命脉之存亡絕續亦在焉其可不強於
立志死

三月上進

魏主丕遣太常邢正策權為吳王吳人以為宜稱上
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正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
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正即下車
即將徐盛憤忿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死為國

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今吾君與正盟不亦辱乎因涕
泣橫流正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
者也云云吳遣使如魏云魏怒吳任子不至欲伐
之劉曄曰彼上下齊心阻帶江湖不可制也通鑑

王猛寢疾秦王堅訪以後事猛曰晉僻處江南然正
朔相承上下安和願勿以晉為圖堅將伐晉會群臣
議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謝安桓冲宵江表偉
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未可圖也通鑑

國於天地必有為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形而觀

其所以立何以立亦曰人而已矣國無人焉亡也
春秋書梁亡者梁自亡也有人焉不能用又自為
事異亦亡也傳載虞不信宮之奇而亡之類是也
國於江南自吳始東晉繼之孫權崎嶇一隅之地
當曹瞞父子百萬之衆而能虎視中原者其君臣
以明銳俊快自立雖曰根本淺陋而臨朝斫案論
事上倡下隨如戰赤壁塢濡須爭荊州瑜肅驅於
外昭雍綜於內精采百倍非以人立國乎中迫于
蜀名與魏和邢正奉魏命至張昭折之曰豈以江

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徐盛忿之曰不能出身為
國并許洛而使吾君與正盟不亦辱乎故魏之邢
正有江東將相非久下人之語劉曄亦有上下齊
心不可卒制之語可謂善覘吳者矣東晉間閔疋
馬之資當五胡更起迭仆之中而基本不搖者真
君臣以器局風流自命雖曰宴安江沱而猝遇緩
急雖綺袴子弟不能臨戎如北雍丘至灞上入關
中導支撐于前安鎮定于後堅忍自存非以人立
國乎焚幣却使終不言和符秦銳於歛江其臣王

猛曰晉上下安和願勿以為圖推翼曰晉雖微弱
謝安桓冲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未可圖
也符氏犯之未有淮淝之敗可謂善覘晉者矣以
勢言之則吳之小不足敵魏之大晉之強不足敵
秦之強而所以能張其小而抗其弱者則吳之君
臣嘗有忿憤之志其詭和者暫年而曷嘗以畏魏
自沮紇晉之君臣猶有輯睦之志終世不言和而
曷嘗以畏秦自怯紇凌之立國者亦可以見也今
戎禍慘矣所謂江東將相者誰歟江表偉人者誰

歟上下之心齊歟內外之心同歟西風無數月之
期游魂有存食之意要必吾國之君臣上下其心
齊同如吳之憤忿如晉之輯睦當怒虜而人交奮
毋奢虜而內自攻則雖弱必強雖危必安願相與
汲、圖之

四月上進

晉泰始八年晉主於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
之勢密表留王濬監梁益軍大作舟艦於是大作艦
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

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
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
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

隋開皇七年陳受蕭岩等降隋主益忿命大作戰船
人請密之隋主曰何密之有便投其梯於江曰若彼
惧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
五層高百餘尺置六拍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
其次黃龍平乘舳舻大小有差陳主不為深備並通鑑
國有險而存有備而固恃險而無備猶無險也曹

丕嘆息於廣陵佛狸徬徨於瓜步蓋五國於東南
所以恃教人之心者其險必以江也然而國以江
為險江以舟楫為備晉之伐吳必造舟於上流隋
之伐陳必造舟於永安彼將用東南之所長以攻
東南之所恃也然當木梯蔽江之時而吳人急為
之謀投梯于江之時陳人早為之備晉隋雖弱長
江豈能飛渡哉奈何吳以暴驚之資行虐故逆諫
口陳以荒淫之行溺嬖寵戮言臣是皆與亂同事
者也豈暇為國家慮哉迺者韃為不道游魂近鄰

而我朝廷之間君臣上下危言苦語更相警懼惟
恐其有一毫獲戾於天也天豈使討虺巨蛇以長
荐食我赤子哉必也急荒之戒申訓於其內憂辱
之言申徹於其外則國其庶幾乎虜方奪吾舟募
吾匠童吾山造船編筏於樊襄之間奔斤之聲不
絕不待西風之起嘗懷北顧之憂毋使賊智與夏
水俱生則江面雖震而吾固有所恃矣昔三國瑜
肅以三萬逆擊老瞞四十萬之師我中興王摧以
七萬逆擊逆亮百萬之衆赤壁之勝蓋蒙衝戰艦

之力乘石之捷亦海歟船之功操之舟可燒而走
亮之舟可陷而溺宜也然則常德亂事內外交修
用我之技伐彼之計此今日所當寢薪食膽而汲
汲為之圖也

三月三日上進

景祐二年六月以宗室寧江節度使弟十三子養于
宮中時年四歲寶元二年始出還第時年八歲上及
皇后鞠視如子嘉祐六年詔岳州團練使其為秦州
防禦使知大宗正寺先是韓琦曰此事當出聖自擇

上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慧大者可也
琦請其各上曰各英宗諱者今三十許歲矣琦曰此事
若行不可中止且斷以不疑乞送內批出上曰此豈
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可行也遂降詔是年以諸王宮侍
講王獵為宗寺伴讀獵為宮僚凡十三年有輔導功
故首用之時吳奎薦其可任經筵文學之選韓琦言
其不通細謁足見有守故也先是致和末文彥博等
劝早立嗣既而范鎮司馬光等相繼言之如是五六年
琦獨嘗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于內

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欲以此感動上意嘉祐七年
立為皇子上指心曰此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也
紹興元年上諭大臣曰昨命令應選藝祖後二三歲
者且俾廣求當自選擇屬直柔曰宮中有可付托者
否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
多二年令應選宗子普安及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
穉普安清而癯上初愛伯浩忽曰更子細覘乃令二
人並立有猫過伯浩以足蹴之普安拱立如故上曰
此兒輕易安能任重乃賜伯浩白金三百兩罷之而

育普安于張婕妤所時年六歲矣二年令應自左中大夫特轉行左大中大夫後省以轉官非法封還錄黃遂寢其命

四年令應復得伯玖年五歲上以其聰慧可愛命吳

才人母之其後張婉儀卒即婕妤令吳婉儀併視普安

與伯玖同處雖一食必均焉吳婉儀後為憲上語張

後曰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以當

令就學又謂趙鼎曰此子天資優若成人朕自教之

讀書性極疆記鼎先導旨於行宮門內造書院屋一

區欲令就學至是成上曰便以為資善堂遂降制封

建國公以范冲魚翊善朱震蕙贊讀上命見冲震皆

二人設拜皆一時名德老成每因筵疏導以徑術仁

義之言輒標軸藏之時一展玩十二年封普安郡王

時年十六又十五年加璩即伯玖封恩平郡王出外第

號東西府初命官職二員並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

上知普安甚賢欲稍差別謂宰相湯思退曰此事出

自朕意非因臣下建明立為皇子

聖人以仁天下為心必有紹續于其後聖人以公

天下為心必當計慮於其早生靈之寄甚重宗祧
之付不輕苟得所託仁也亦公也唐宣宗諱言繼
嗣事言者不怒則斥後唐明宗尤諱其事群臣無
敢正言者二唐祚脉之不延也宜哉我祖宗以至
仁大公循天而行何心之有真宗皇帝之選宗室
子也高禩未卜則育之禁中甲觀既生則歸之藩
邸其宏度偉識超然前世遠甚景祐二年仁宗皇
帝年甫二十八而養四歲之宗子于宮中紹興二
年高宗皇帝年甫二十七而養藝祖七世孫二人

其一六歲也自古人主誰能於春秋鼎盛之時而
建此議乎然非徒選也仁宗語韓琦曰宮中嘗養
子二人小者甚纯然不慧大者可也高宗命近屬
令慮選二人一豐而澤一清而癯初喜豐澤者既
而細觀以輕易出之後二年又得五歲者遂為普
安恩平其精于選擇也如此亦既得之矣而又思
所以拊視之其未齠髻之年為保慶后所養其八
歲未還第之前皇后鞠視如子而後仁宗之心以
安大臣以宮中有可付託為請則語之曰君不先

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故普安育于張婕妤恩
平育于吳才人婕妤沒才人併母之而後高宗之
心以安其謹於保護也如此而最有加意者少成
之教也韓琦嘗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
者升于內學冀得親賢可屬者其後雖還第而諸
王宮侍講王獵為宮僚最久琦荐其不通私謂以
輔導功陞為伴讀則仁宗之謹東宮僚可見普安
年九歲既令就學又語趙鼎曰此子天資特異儼
若成人朕自教之讀書性盡彊記命鼎於行宮阿

內造書院一區而以一時名德范冲朱震蕙翊善
贊讀又命館職二員兼二王府教授則高宗之謹
簡宮僚可見其篤於教導也如此擇之審天命之
公也護之謹人事之盡也而教之尤不可不篤者
蓋天資雖高而左右必正人與居必善士學術幸
僻者不與為心術固邪者不與為數學相半習慣
自然是又欲以人而輔成其天也祖宗得人之仁
至矣執處心之公大矣執迺者李夏甲戌親灑一
札欲于內中建小學令宗司擇宗子資質之美者

二三人置師而教之大哉王言所以樹祖宗之灵
所以繫生民之望所以對越上天之心者他日皆
有望焉故臣輒采先朝已行之典思衍今日無疆
之依然犹有獻焉祖宗謂此事至重至大其為計
至嚴至密慮夫婦寺之得以竊弄其間也故厚陵
之自國棟井防禦知宗正寺時韓琦乞從內批出
仁宗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可行此語可
以深味又慮夫奉命者之得以邀勞無已也故阜
陵被選令慮實預焉既而以殿撰左中大夫特轉

行大中大夫未為甚過後省以轉官非法封還錄
黃其命遂寢此事亦是足法尤慮夫外廷他日之
得以藉口貪天也仁宗曰此決自朕懷非由大臣
之言也高宗曰此出自朕意非由臣下建明詞彙
義白可為萬世法故臣復表出先朝正大之訓永
杜後世貪覲之萌盖有久大之慮不可無密察之
功先儒謂百金之產犹能定謀豫計况於有天下
者乎信哉其不可不謹也聖慮高遠願留神三思

七月二十二日上進

漢宣帝即位魏相入為大司農四年大將軍光薨上以其子為右將軍兄子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宜有以損奪其權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常賢免相遂代為丞相元康中匈奴遣兵入敎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出兵相上書諫難以動兵曰願陛下與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舅平恩侯許伯及有識者詳議上從相言而止

唐正元未柳宗元為監察御史秉行善王叔文帝執誼二人者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欲大進用俄而叔

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貽書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有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以忠正信義為志與堯舜孔子道不知愚陋不可以疆其素意如此也

甚矣細人檢夫之不可與共事也大臣欲行其道不可則止士大夫欲行其志不合則去豈必委蛇婉委於左右親密之間而曰姑因人以濟事乎大臣而有此見不足為古大臣士大夫而立此論不足為賢士大夫觀魏相柳宗元之事可見矣以相

之戾毅豈不能自結主知而奏封事去副封一則
曰許伯二則曰許伯諫主用兵自是正論乃勸帝
與三侯有識者議之且三侯貴戚之庸夫耳其於
識見為何有而相待之過矣事業之陋正坐此以
宗元之才俊豈不能自為時用而所善王任叔文
相與計議逮彼負罪奚能掩覆乃猶曰初謂可以
共立仁義可以共被教化可以共與堯舜孔子道
且二子依乘之小人耳其識堯孔為何如而宗元
期之過矣名節之喪有由也士君子急於救時而

患其君之不吾聽也顧欲因左右之親信者以投
其机其說曰權以濟事耳幸而濟不遇為相之陋
而外戚之禍已胎于此不濟則宗元輩一失其身
萬有餘罪可勝悔恨哉雖然此亦人主之責也天
下之大與天下之賢士大夫共之豈必與一二親
信者為密哉自人主之意向有所偏而君子之欲
為善者無所依苟足挾以有為不暇擇也然附之
為善者艱難委折未必有成而附之為惡者呼嘯
引類誰能遏之况安保此身之能自立其間不反

為所噬乎又安保其不究轉以同入於惡乎播紳之
禍輕國家之禍重矣故為人主者不可專聽昵比
者之言而輕疑君子之未必集事為士大夫者當
嘗持正大之論而毋謂小人之或可共事上見之
審下守之固國與身其庶幾乎臣竊聽近日一種
議論者而於漢唐二臣之事重有感焉輒推其說
以獻

舉浦城北尉林贛孫奏狀

臣非才將指職在觀風雖懷利人澤物之心常恐州

縣間塵底扞格聖朝寬大好生之意無以宣于下下
民沉抑不白之冤無以聞于上今有一尉之微平反
美譽借紳士夫交口誦之其可稽于徹聞乎臣竊見
迪功郎建寧府浦城縣北尉林贛孫膠庠之英才識
老練其未至官也邑有黃氏女嫁祖氏不宜於姑莫
夜與女奴負篋以逃旦則見其屍在坎水中痕傷滿
體官亟追其姑及其夫鞠之已誣服矣獨篋中衣未
得耳贛孫始至而疑自出賞募告者又禱之神未數
日獲一周姓者脫衣則篋中物也問之乃言丙夜至

山中與一二惡少年劫而汚焉復殺二婦以滅口也
遂以舊所繫者盡釋之一邑驚服考之國史與錢若
水同州事頗相類沉在底僚未有表而出者欲望聖
慈特賜旌擢以為雪寃直枉者之勸是亦國家重惜
人命之本意也

按通判吳化軍江叔豫通判福州陳遇知同

安縣謝奕恭

臣澄察一道首欲以廉化士大夫不敢輕以贓私罪
加人其間有習與性成屢跌不改於訓化乎何有直

當去其太甚者臣未離里門時固知朝奉郎通判吳
化軍事江叔豫之為人昨揖郡事補剡軍籍更易僧
刹俱有定價予婦女壻政出多門打造器皿亦無虛
日銀匠以不給工直訟之遇事細賄商量書判惟詞
人所欲專任客將林某書司陳某為爪牙其始聞群
議輒止稍定則故態又作近者舊守猶懸易院攔
客人油麻船苛取於十里外廉恥盡喪對人可羞此
以頑而行貪者也臣行部至福清縣則見邑人言能
朝奉郎通判福州事陳遇之謬政詰其故則漕司委

追縣典吏株連前界各納漆數百楮得免既而聞每
差人下縣托其買物無不白納終歲造剔紅髹器所
用朱黃率是苛取分差公吏窠座引問權契吏貼非
財不行兩造在庭鞭撻示威交通賄賂專信宅庫陳
某廳司胡某為腹心董試秋鞏痛前事例非獨廉內
外官以至吏卒亦然厨典有斃于宮者兩司在前鐫
戒不改此以刻而行貪者也此二人皆小有才者使
以廉潔行之豈不為州縣能吏而物慾深痼欲拔不
能連汗白簡至于再至于三皆以不善丞郡去每試

滋甚真負丞矣當揖郡時執制於我官佐岳時執壓
於上官設僥倖晚去他日得肆其毒於千里之上為
其民者何辜焉臣愚欲望聖慈將叔豫過並賜罷斥
以為稔惡不悛者之戒

貼黃

臣聞莫難於今之縣上扼于州郡下脅于豪強多
不待自展布若夫有可以行志而反以行私如承
議即知泉州同安縣謝奕恭者豈不可惜以貴冑
來試邑上下所共觀望豈非力行好事之時而乃

玩視州家期會不報輕視百姓從吏誅求州委尉
拘催零米縣以奪其營利文帖十下不肯從州委官
權稅務縣日索常堂食錢至手揮權官於公所誅
駭觀聽使上下敢怒而不敢言臣愚欲望聖慈將
奕恭免所居官俾之稍知循省是乃所以為保全
之道取進止

宋學士方公文集卷之三終

